

『扒里沟』变身水墨画

赵长顺

“扒里沟”是淮安博里村传说中的旧地名，位于淮安东南方向30公里左右，与阜宁县的凤谷村毗邻。相传明“洪武赶散”时，有一支从苏州迁徙而来的人，到这里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在一块高地搭棚而住，并在附近低洼处扒了一个水塘。由于逃难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水塘也就越扒越长，形成了一条沟，故此处就起名“扒里沟”。相传很久以前，这里有一帮屠夫，在沟边居住落户，靠替人杀驴剥皮为生，后雅化成博里沟。

博里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无论是哪一个传说，都与沧桑与苦难联系在一起。改革开放后，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相对贫困仍然存在。我曾挂钩帮扶这个村的三户贫困户，三年时间，我每个季度都要来这三户进行一次走访，亲眼见证了博里村发生的变化。村党支部书记老周早年在上海打拼，有自己的工厂。为了带动全村群众一起致富，他委托别人代为打理厂子，自己应组织要求，回乡担任党支部书记。之后，村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，办起了粮食加工厂、刺绣厂，我所挂钩的三户，都是因病、因残致贫的，后来他们的家庭，有的参加了合作社，有的到粮食加工厂、刺绣厂上班，到2020年底，三户成功脱贫，我也结束了挂钩扶贫的任务。

时隔三年，我因工作关系再次造访博里村，柏油马路一直铺到了村头，映入眼帘的犹如一幅水墨画，一幢幢别致的农舍，错落有致，青砖黛瓦，青溪碧流，洁白的粉墙上，一幅幅农民画栩栩如生，村人口处建有水车和似一朵祥云的巨型调色板，村东北处，还有一个巨大的牛棚。漫步在村头，仿佛置身于一幅田园诗画中。

在村口，我碰到了年轻的小周书记，他是两年前村两委换届时，当选为村支部书记的，是原老周书记的儿子。他将我引入了博里村的村史馆，想不到，博里村很有来头。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我党淮安县委县政府所在地。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，博里村涌现出一批像王嘉树烈士一样的能人志士，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。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、军事家——彭雪枫将军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，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“雪枫大学”淮安分校旧址所在地。一条东西走向的柏油马路被命名为雪枫路。在雪枫路北侧，建成了一处广场，被命名为雪枫广场。

参观完了村史馆，他又将我带到了博里农民画苑。博里农民画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、独特的民间风情已与上海金山农民画、陕西户县农民画、吉林丰满农民画并称为中国四大农民画种。步入画苑，20多名农民正在忙碌着，有的正在创作农民画，有的在飞针走线绣刺绣。画苑的墙壁上挂满了一幅幅已经装裱好的农民画，以及以农民画为蓝本的刺绣作品。内容除传统的寓意吉祥如意，五谷丰登外，还有牡丹图、报春图，更有与劳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，根据当下生活即兴创作的农民画，许多画作还荣获全国性的大奖。

小周书记介绍说，这些农民画有浓郁的民间特色、时代生活情趣，深受文化爱好者的喜爱。过去农民画只是画在纸上，绘在墙上，现在将农民画通过针线，绣成刺绣，农民刺绣画供不应求，成为馈赠佳品，有不少家庭在新房中都选择挂农民画和刺绣作品，这也是农民的一条致富路，群众农忙时耕作，农闲时画画和绣刺绣。现农民画刺绣变成了村里的一个独特产业。

说话间，一个中年妇女和我打招呼，原来她是我的一户扶贫对象，她正在绣一幅《无人机喷洒农药》的农民画，我问这一幅刺绣能值多少钱？她说，几百元吧！我问，你一年能绣多少钱？她说，闲时才来绣，一年一万多块吧，补贴家用。她邀请我到她家中看看，我说，你们这边农房改造后，都成了小洋房，我都找不到你家了。她走出画苑，指着东南方向的一幢掩映在绿树下的两层小楼说，那就是我家。我一下想起来了，以前那是两层没有完全建好的小楼，因家里有人生病而停建，全家人就着住在没有完成完工的房子，墙面斑驳不堪。想不到，现在摇身一变，装饰成了一幢漂亮的小洋楼。

我不禁感慨，博里人喜欢画画，他们通过勤劳的双手，将他们土生土长的“扒里沟”，画成了一幅水墨画。

等奖，1960年创作的《刘文学》，获得全国少儿文学一等奖。他的少儿诗作，敏锐隽永，音韵铿锵，是散文之外的重要收获。他多次到域外访问，1963年访问巴基斯坦，创作了国际题材的儿童诗，1985年3月，荣获巴基斯坦总统颁发的“领袖之星”勋章。

他在文坛、报界几十年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、主席团委员等职，为文、为人，谦谦君子，始终葆有清纯的童心，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，善心美意，持守不变。那年搬家，我们多次表示去帮忙，看他满屋的图书刊物，想打包装车多么难，可是，他却自己一本一擦地收拾。他每有文字成稿，八十多岁高龄，亲自到街头自费打印，即使是我们的报纸约稿，都找人录成电子版打好，又专门到邮局寄出。他住没有电梯的旧楼，一住三十多年，上下三楼是个大难题，可他泰然以对。

他的爱心善行，修身修为，是人们熟知的。“文革”前，他将8000元的稿费交了党费，这笔钱当时可以买一个小院。他回忆说：“我们夫妇两人工资完全够生活，家庭负担并不重。那个时候这笔钱大体上相当于三年的工资。当时想得也很简单，交了也就交了，也没有什么，当时报社其他同志也有过，不像我这么多就是了。”这之后，常是有了稿费他就交党费。

四十多年交往，我几乎没见他生气发火，也没有与谁红过脸，批评过人，哪怕是部属、学生。工作上有了问题，他主动担责。有人说他宅心仁厚，有人说他老文人风范，也有人说他是老好人。总之，他是宽厚长者，他以一个老派文人，老共产党人的风范，像一缕清风，一股清流，诠释了善良和美好的真义。

9月1日，得知他仙逝，匆匆在朋友圈写上几句寄哀思：倾悉噩耗泣无声，半载沉痾不忍闻。音容慈怀德劬高，文采华章风骨存。一身清气百年寿，满心春温后辈情。“风云侧记”谁人续，“井冈翠竹”忆故人。

仁者老田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

仁者老田

王必胜

笔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拨乱反正、激扬扬清的工作。人生风风雨雨，新闻工作几十年的历练，他“万千风云心底过，一支毛锥写纵横”。无论是长篇，还是短制，大处着眼，细部下笔，思想锐利，情感浓烈。晚年的作品，回忆人生，记录史实，描绘文坛过往，个人性的回忆见出新闻文化史，文字冲淡，平和，简约，深思。他回忆人生过往，出版了《袁鹰自述》。2006年出版的《风云侧记——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》，是一本有特色并引起较大反响的书。回首副刊岁月，悲欢交集，编辑往事，写来随意轻松，却意蕴沉实。有文化名家的过从，也披露一些文章发表经过。如电影《武则天》讨论、《红楼梦研究》批判、“大跃进”“反右”“十年浩劫”“拨乱反正”等新闻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。书中描绘与文化大家，如冰心、夏衍、胡乔木、周扬、邓拓、林淡秋、袁水拍、陈笑雨、赵朴初、赵丹等人的过从，写文字交谊，谈他们的文章，并附录了一些珍贵的信件、手稿、照片。曾经引起过麻烦的“编辑部故事”，老田一一写来，风云岁月留下深深印记，启迪后人。作为过来人，以对历史和文化负责的精神，一颗老新闻人的赤诚，八十高龄的作者遍查所有资料，完成了一部当代副刊史的扛鼎之作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是老田写作的重要时期，他有散文《第一个火花》《风帆》、诗集《江湖集》等出版，同时，他的儿童文学有《丁丁游历北京城》，诗《篝火燃烧的时候》。少儿诗作涉及国际题材。1953年，他的《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》，以美国和平战士不幸的事迹，讴歌了反战和平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主题，获得1949年—1953年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二

报》工作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到人民日报社。他主持报纸副刊，任文艺部主任多年。人们印象中他是谦和的兄长，也是尊敬亲和的师长。无论单位同事，外面作者，年长年少，多以老田称之。一是当年不兴别扭的官名叫法，那样子显得俗气；二是他的慈祥 and 厚道，大哥大叔甚至大爷似的慈爱，你没法去生分地叫个官名来。

他创作凡七十多年，作品有四十多部，可谓著作等身。高中时，写有《师母》一文，是他最早的文章。取名袁鹰，见于上海孤岛时期的诗作，因为母亲姓袁，也渴望人生如鹰高飞，笔名沿用至今，成为响亮的名文。查资料，袁鹰散文，在当代文学史上留有专门的评述和分析。早年的中学课本收有他的《井冈翠竹》《小站》《渡口》《黄河的主人》等散文。

他的散文，写事记人，情怀幽幽，触景生发，内蕴深挚。早年作品，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上述名篇，具有浓烈的现实感，细密的生活细节，对社会历史乃至人的激情思考。新时期开始，他正当盛年，创作了《十月长安街》《玉碎》《京华小品》等意蕴深沉的散文随笔。个人的创作，也与他主持的报纸副刊上的高扬思想解放大旗、思考社会人生相契合，特别是为受迫害的冤假错案申诉，为思想斗士讴歌，传诵一时。长篇散文《玉碎》，记叙了被“四人帮”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“三家村”主角邓拓，一个忠贞于革命和党的事业，为革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，是为邓拓平反的较早的重要文学作品。散文《十月长安街》，描写天安门举国欢腾，庆祝粉碎“四人帮”胜利的历史时刻，抒发了“千秋青史人民创造”的豪迈情怀。这一时期，他以散文随

一条白练

丁碧岚

“月牙河绕宅如龙蟠，西山远望如虎踞。”穿过故宫博物院，向北直行不远处就是恭王府了。这座王府的拥有者曾经是清朝权倾一时的和珅。

随着人流在府中徜徉，但见山石古木、曲廊亭榭，环山衔水、曲折掩映，融北方建筑风格与江南造园艺术于一体，真不愧为皇家园林之冠。暗叹之余，目之所及，却隐隐感觉到和珅大人在漫步。在那形似蝙蝠展翅、岸边遍植榆树的“福池”旁，仿佛看到他欣赏“榆钱”飘洒落地而心满意得的微笑；在唯有底部是一级台阶、上面均为坦途的邀月楼“升官发财路”长廊上，仿佛看他在凭栏远眺，处心积虑地深思沉思；在竹林环抱的亭子里，仿佛听到被纪晓岚题字“竹苞”讥笑后还沾沾自喜随之被取笑时，他的尴尬与自嘲；在一面是“年年有鱼”、一面为“观音送子”的独乐峰下，仿佛看到他携夫人在虔诚地跪拜；在窗形各异由108间房子构成的藏宝楼中，在珍藏康熙“人间第一福”字碑的密云洞里，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他那清晰的音容笑貌，抑或说是奴颜媚骨。

我先前欢愉的心情在游览中渐渐沉寂下来，这座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的宅邸，似乎时时在给人以警示，清风带来的花香中，又夹带着多少沉沉的思索和深深的遗憾啊……

身居显赫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和珅，无疑是臭名昭著、遭人唾弃的巨贪，在被抄家时，他的家产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国库收入。而他却在牢狱中被赐以一条白练，结束了可恨而又可怜的生命，年仅50岁。

不得不承认，和珅也有另一面。他三岁丧母，十岁丧父，为和弟弟一起上学不得不四处告贷，小小年纪就学会在冷眼与屈辱中生活。正是这些磨难激起他奋发向上的潜能。为接近当朝天子，他不惜潜心琢磨并背诵乾隆的上万首诗作。另外，他对夫人冯氏的情义，真可谓感人肺腑。在冯氏因丧子之痛一病不起时，他时时陪在身边，齐蓄成名的他发誓愿意舍弃一切家产，只要能换回妻子的健康。为讨个好彩头，他在这一年七夕节安排盛大的祈祷活动，搭起彩棚供奉着牛郎织女神位，搀扶病重的妻子一起跪拜祈祷。冯氏病故后，他万分悲痛地写下悼亡诗六首。“犹忆含殓前，不瞑心未了。自此退食餘，谁与伴昏晓。”情之深，意之切。

他文武皆通，嗜好诗词书法，兼管多种文化事业。最让人意想不到的，是千古奇书《红楼梦》的完成、出版、流传竟也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曹雪芹不堪苦痛撒手人寰，留下了《石头记》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零散片段，被人辗转抄录传开。后来，和珅无限欣喜地在其党羽家发现原抄本，可这本书在当时还属于禁书，身为朝廷负责审查的他不敢声张，很快读完前八十回，不由倾心叹服，认为是天下第一流小说。于是，和珅经过一番苦心盘算，先找当时著名的文人高鹗，命他续写，又将整部书灰世凄凉的文字进行一番修改，最终满意后，寻得适宜时机小心献给皇上。乾隆一见果然爱不释手，一口气读完。和珅于是请皇上解除禁令，刊行天下，从此该书才得以流遍全国，风靡一时。

人不可能聪明一辈子，久居官场人性畸变。和珅在天子羽翼的包容下呼风唤雨，为所欲为，最终招来杀身之祸。在乾隆驾崩第十天，蓄谋已久的嘉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和珅。一条白练赴黄泉，真是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”。

走出恭王府不远，迎面一小贩兜售《和珅传奇》，封面精美，要价10元两本，我笑笑走人。小贩不甘心，追上说8元两本怎样？我一看竟是编排混乱、别字连篇的盗版，不禁苦叹：这书怎么也像其主人的命运一样，令人唏嘘？



塞外
史解元
作

又想起了母亲

邵正淮

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……

当兵第一年，母亲得知我得了心肌炎，心急如焚的她连夜赶到部队。后来值班卫兵告诉我，母亲是凌晨4点到达部队营区，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初春，她一直坐在军营的花池边等我，生怕惊扰了我 and 战友们的睡梦……

退伍回地方工作后，母亲听说我在部队入党还立功了，高兴地对我说：“我相信自己的儿子，现在工作了才是起步，要记住今后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！”

母亲的话是我在工作与生活中的座右铭，扎根于心，让我受用一生。工作20多年来，我竭尽所能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多次被评

为省市级劳动模范和模范共产党员，所服务的窗口被命名为省级党员先锋岗。去年，区领导打算考察某地不动产交易工作，让我联络。就在我准备起草人员名单、发函给对方单位的时候，邻居打来电话，告知母亲摔倒了，120救护车正送往医院救治。我知道母亲有脑梗，当时强忍着心痛，仍然坚持把手上的工作忙完后再去医院，而这样的选择，最终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愧疚和遗憾。

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母亲虽然走了，但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的心里。母亲走了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便是记住母亲的教诲，踏踏实实地工作，让母亲安息。

古今名联迭评

张贤平

护他所拥戴的那个朝廷。作为封建时代的大员，必然如此。“心田留一点，子种孙耕”，善哉斯言！

杜甫草堂
沈寿榕 彭毓松

地亦千秋，南宋寻丞相祠堂，一樵大名垂宇宙；
桥通万里，晋代问襄阳耆旧，几人相忆在江楼。

【点评】颂诗圣请出武侯作陪，水涨

鼓山聚星堂
何绍基

游者当知山所向；
静时就有水能听。

【点评】未言情而情在其中，不写景而奇景自现。“知山所向”，免问樵夫；“有水能听”，何劳禽鸟？弦外之音，耐人寻味。此为七言联对，其味独特，绝不可用于律中。今人有好为七言联者，所出往往与七律之对仗无异，是不知联也。

赠马瀛洲
曾国藩

船高，堪称妙法。联中多处裁剪杜诗原句，就地取材，转手相赠，既做了人情，又不花老本，当真打得好铁算盘。嘻嘻。

剃头店
石达开

磨剃以须，问天下头颅几许？
及锋而试，看老夫手段如何！

【点评】即事抒怀，意在言外。翼王乱世雄才，宜有此语。联显冲天之志，气慑八方，今日读来，犹觉不寒而栗。其不足取者正在此也，杀气充盈，锋芒毕露，殊非仁者心肠。气魄固雄，终是反王声口。其事不成，读此似可预测也。